



难忘当年看电影

□ 陈日铭



流年似水,许多往事日渐淡忘。然而看电影这件事记忆犹新。我看第一部电影是在1960年,那个秋天的上午,前场比我小两岁的康宝突然跑到我家兴奋地说:“哥,今晚八点半总桥张聪家场上放《追鱼》电影!”我当时12岁,只听说过“电影”两个字,但没有看过任何电影。“真的?”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于是我早早地吃了晚饭,向妈妈说明了看电影的事。妈妈表示同意,她吩咐我路上要小心,注意安全,电影结束后要及时回来,我连连点头答应。头总桥是个小集镇,距离我家四五里路,我和康宝欢快地行走在乡村小路上。不到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头总桥张聪家场上,只见场前竖着两根高高的竹竿,竹竿之间挂着一块黑布镶边的方形大白布,这就是银幕。在这块银幕上能看出什么?我带着这个疑问等待着答案。电影场中间已经有不少人,年轻男女挨肩而坐,悄悄地交流感情,

老人们拉着手聊着家常。赶场卖糖果瓜子的老人来了,他姓纪,家住暖阁村东头,我们称他纪姥姥。纪姥姥对人谦和,受人尊敬。小孩们见有糖果瓜子买,连忙拉着大人到纪姥姥身边来买糖果和瓜子。这些小孩并不安分,一会儿又在人群中穿梭打闹,陪伴的家长一时也管不了。

忽然间发出一阵“突、突、突……”的响声,这是放映员启动了发电机。他摸索了几下,银幕上出现了神秘的光。接着放映员装上影片,放映机发出“丝丝……”的声音,银幕上突然显现出“追鱼”二字,随之出现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主任……镜头一闪,银幕上出现一个水里冒泡的镜头,这泡泡越冒越大、越冒越快、越冒越响,渐渐地冒出一个沉鱼落雁的仙女来,引起全场一片欢呼声。幼稚的康宝想弄个明白,连忙走向前去摸银幕,到底是不是真水真人,可摸着的是一块布,真是太

神奇了。康宝回到我身边坐下,目不转睛地盯住银幕,期待着更精彩的内容。《追鱼》是一部由两条鱼引发的爱情故事。农村人看到这样的电影,是难得的一次精神享受。电影放映结束,人们纷纷离场。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回味着电影的精彩内容。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和康宝及时返回。

电影《五朵金花》、《刘三姐》(轻喜剧片)和《阿诗玛》(音乐歌舞故事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拍摄而成。这三部电影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直至今日,人们仍然看而不厌。

这些电影我都是在生产队大场上所看。放映员叫卞九山,他中等身材,态度和蔼可亲,问他放什么电影,他马上回答你,并作简要介绍,我们称他“好人九山队长”。印象最深的电影是《刘三姐》。《刘三姐》反映的是广西壮族人民当年与地主莫怀仁斗争的故事。这部电影中有一个精彩的场面:地主莫怀仁请来陶、李、罗三个秀才,在船上与刘三姐和乡亲们对歌。首先出场的是陶秀才,他经不住几句,很快败下阵来。接着是李秀才上场,他也抵挡不住,一会儿也无可奈何地退出。罗秀才不服气,急忙拿出书来,准备决一胜负。罗秀才摇头晃脑地唱道:“三百条狗交给你,一少三多四分,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么办得均?”

面对罗秀才的问题,刘三姐毫不紧张,向船妹眨眼示意,船妹很快心领神会,马上作出回答:“九十九条打猎去,九十九条看羊来,九十九条守门口,剩下三条财主请来当奴才。”罗秀才听后目瞪口呆,乡亲们哈哈大笑。船妹的回答生动形象、妙趣横生。

饰《刘三姐》的演员名叫黄婉秋,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副团长、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等职。20多年前,我有幸到桂林旅游,在刘三姐大观园看专场表演。年已57岁的黄婉秋,亲临现场,深情地演唱了《多谢了》,赢得了观众一片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黄婉秋走下台来和观众握手。我要与她合影,她欣然同意。真没想到,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这样平易近人!

再说电影《五朵金花》中有一段蝴蝶泉边的故事。有年我到云南大理旅游,来到蝴蝶泉边看到“合欢树”(也被称为“爱情树”),树上挂满了男女青年象征忠贞爱情的红布条。我似乎穿越了时空,见到了影片中的阿鹏(莫梓江)和副社长金花(杨丽坤)相爱的情形。据说有一位追星的上海观众,看了《五朵金花》后,一直追到云

南,终于追上了杨丽坤,完美了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追星的这位观众与杨丽坤喜结良缘后就在云南工作,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几年后当上了州长。

有一年,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在如东人民大会堂上映,我和堂弟相约,冒雨步行30余里路来县城看这部电影。我们上午出发,到下午1点多才到如东人民大会堂。一路艰难行走,腿软脚麻,我们顾不得,马上买了下午两点的电影票,跨进大会堂,找到自己的座位,等待放映。《卖花姑娘》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编剧,金正日、朴学执导,洪英姬等主演的宽银幕电影。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影,非常震撼。演《卖花姑娘》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哀婉动听的歌声感动了无数观众。卖花姑娘的经历我们十分同情,有些情节让我们纷纷落泪。看完电影,我们不敢再步行回家,就赶到汽车站乘了公共汽车到新光桥,下车后再步行10里,到家时已亮起灯火。

文革结束不久,我观看了电影《庐山恋》。这是一部解放思想,颠覆当时爱情观的故事片,在全国震动很大,特别受到年轻男女的欢迎。这部电影中饰歌桦的演员叫郭凯敏,饰周筠的演员叫张瑜。我对郭凯敏不太了解,对张瑜略知一二。张瑜是上海人,当年我到上海朋友家去,朋友带我到上海国际饭店见人民日报社记者杨昌凤,途经张瑜的住所。那日张瑜正在别墅前的草地上,我朋友是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他们相识,很快打起了招呼,我近距离见到张瑜特别高兴。我朋友回家还拿出张瑜曾经写给我的信给我看,张瑜的字写得很漂亮。观其字,知其人,张瑜不愧是才貌双全之人。后来,上海朋友还赠送我一本《庐山恋》挂历。

《庐山恋》的故事发生在庐山,这部电影在牯岭镇庐山电影院放映40多年。放映员杨霖和吴慧两人一起工作,互相配合,非常默契,日久生情,像《庐山恋》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相恋,演绎了一个真实爱情故事。

回望过去,许多战斗故事片也让我难以忘怀,如《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永不消逝的电波》《海鹰》《地道战》《地雷战》等。这些战斗故事片对我成长影响很大,影片中英雄人物的事迹激励着我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追梦圆梦。

如今看电影不用再往外跑了,打开电视机或点击手机,随时可以看电影。这是科技的发展,也是社会的进步。当年看电影成为我温暖的记忆,那一面银幕,一位放映员,一束光,为我打开了一扇色彩斑斓的窗。

老屋新歌

□ 孙保林



老屋的门敞开着
猫儿狗儿自由进出
老爹躺在蒲席上
做着自由飞翔的发财梦
风从树梢间吹来
卷起一地枯黄的树叶

十四岁那年
背起沉重的书包
走向未知的远方
知识的闸门打开了一泻千里
流淌在心间
冲刷着我的大脑
我的心灵

又一个十四年
回到老屋
老爹去了哪里
猫儿狗儿呢
只有风还是从树梢间吹来
吹在发烫的脸上
和满地枯黄的树叶

远处
粉墙红瓦的新楼
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
圆了老爹曾经的美梦
发家致富的奖状
把客厅映得通亮
躺在舒适的沙发上
哼着不着调的京腔
听众是小猫小狗
和满栏的鸡鸭猪羊

留下吧
留下老屋吧
留下在外游子
多年的念想

风力发电 (外一首)

□ 李家澄

空气对流形成风,
临海发电数如东。
能量转换永不灭,
绿色环保人享用。

常乐

常乐天下有情人,
黎明鸟语频对吟。
生态优美南海海,
新的一天新启程。



枇杷树下

□ 桑云海

鳞片层层飞天上,云是鱼,海洋湛蓝天空飘游,脚下土地坚实,所有,在吐纳蓄充。麦田中央,等待初夏的风儿,拂掠每株麦穗每颗麦粒每簇麦芒,然后是那棵巨大香樟树,最后才到我,将四围的树香、麦香和金色环抱着我。每每回月河口老家,都要狠狠接上地气儿,贪婪吸饱天地万物精气。

与金色麦子相应和的满园金色枇杷,秋天蓄蕊,冬日开花,春来挂果,夏季成熟,这种因叶形类似琵琶而得名的植物,沾尽四季领略了四时,摇曳的金丸炫耀枝头。也忆不起伯伯家的枇杷林是何时种植何日开始结果子的,那是伯伯白发之时,伯伯伯母、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一家子劳作在树木中枇杷林里。这一地,黄杨雀舌、紫薇银杏、枸杞桃树、猕猴桃山楂果……历来,黄为尊贵为贵,此时此刻,这片枇杷林是这一地的金色王者。伯伯伯母垂垂老矣,早已不能伺候林子,剪枝驱虫除草都是姐姐姐夫,目下丰收季,凌晨五点,我们尚在酣睡他们已迈入林中,采摘的枇杷运到小镇和县城赶早售卖。姐姐教我们如何登上梯子如何使着长钩,让一

枚枚鸡蛋金丸子乖乖躺竹篮里睡觉。姐姐姐夫一辈子都是农民,中国最典型的农民,最朴实最辛苦的农民,脸上雕刻着诚实羞涩,骨子里烙印着不惧苦不怕累。那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那酸甜清朗的口感使我沉迷复杂的绳网。西头渠口,伯伯的小黄杨组合“月河口”三个字,哥哥嫂嫂生活在县城,下一代早已奔赴上海苏州,不久的将来,枇杷林、月河口、故园、土地又由谁来守护?

老街四合院昏冥,不知何时偶尔落下一颗枇杷果核,每年初夏,回馈我们一树金果。冬季,别人蛰伏她却开花,淡栗色花朵故意不让人注目。春夏之季,别人都在开花,她在自己身上作中国画,染成青绿、赭黄、橙黄、金黄,逐渐地明亮耀眼,灿烂微笑。这棵老枇杷树,跨越了世纪,经历漫长时节孕育的果实,饱含太多滋味。庭庭如盖之下,小方桌小椅子,老祖母做的小米粥、鸡蛋饼、凉拌菜,最后的节目枇杷采摘,小猴子们各显身手,爬树、登梯子、耍棍子,“落树鲜”,最漂亮最甜的留给祖母。直到,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枇杷树身披月光,如覆白雪,大家才尽兴

而散。小猴子们常感冒咳嗽,祖母采上几片厚厚的枇杷叶子,洗净放在陶罐里,用清水小火煎好,当茶水喝,几天后标准咳嗽自然痊愈。老街的高点,看大雨在老街写诗,鱼鳞黑瓦升腾起轻烟,一溜溜瓦当之下一缕缕如线,雨水给数百年石板街洗脸,簇簇雨花在天井盛开跳跃,枇杷树沐浴,雨水溅在脆叶上唱着歌儿,妈妈婶婶们厨房里忙活,远远飘来饭菜香唤儿归。老街拆迁了,再去看望,断垣残壁。无人砍伐破坏,老枇杷树竟失去了每一片绿叶,枯竭,破裂,枝桠舒展横斜,直指天空。一起死亡,死也要个性潇洒。家庭群的名字是祖母给取的,叫“枇杷树下”,而且打算永远不换。

“树繁碧玉叶,柯叠黄金丸。”柯老夫妻俩在枇杷树下念叨着。社区志愿者经常来看望两位空巢老人,两株大枇杷树平时也是他们悉心维护,施肥、浇水、修枝。树干粗壮,满树苍翠欲滴,碧油油发亮,黄澄澄炫耀。志愿者们今天又来照料二老啦,二老请他们找来梯子帮忙采摘枇杷。这个说“枇杷娇弱,摘的时候要揪果蒂,不能碰果实。”那个讲“小心,站稳,别摔了。”还有个

道“放心,帮你扶着梯子呢,摔了我对你负责。”金光灿灿的黄,装点得整个院子亮堂起来,嘻嘻闹闹让两位老人的心儿雀跃。叶片散出绿色幽光,大珠小珠落玉盘。柯老发话“去年冬天冷,枇杷花儿冻死不少,没结多少枇杷。今年温度合适雨水充足,枇杷丰收,你们每人都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剩下的分给社区里跟我们一样的独居老人,给他们送上一口鲜甜。”今年的第一口枇杷,晶莹剔透肌肤吹弹可破,今年的第一口枇杷,味道如此特别,给老人们酸涩的生活添上点儿汁水与甜蜜。

布谷鸟婉转,在田野上空传唱收获乐章,回旋着歌声笼罩四野。“布谷布谷,布谷布谷。”忽近又远,忽远忽近,声声唤醒了割麦的镰刀、收割的机械,催促慵懒的人儿。

“枇杷着子红榴绽,正是清和未暑时。”悠游枇杷树下,回想年轻时候的我,像秋冬时节的枇杷树一样平淡,人届中年,期望自己丰饶醇厚,用所有的感知感受周遭,以天赋与努力勤奋,走出个性又任性的不寻常之路,一如此时此地一树树金色枇杷。



关爱下一代成长 保护青少年权益